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何文簡疏議卷八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馮士新

何文簡疏議卷八

明 何孟春 撰

陳革内官疏

題為陳言鎮守内臣貽患地方事正徳十六年八月初四日節該欽奉詔書一各處鎮守等官違例奏帶人衆到於地方科歛財物所在官員因而乘機指一科十貪利成風以致百姓受害深可痛心詔書到日例外奏帶人員即便各回原衛原籍閑住當差違者許撫按并按

察司官察訪叅奏拏問其鎮守等官更替仍照舊例寫
勑不許干預錢糧詞訟侵越諸衙門職掌亦不許假以
進貢為名僉取皂隸科斂銀兩擾害軍民額外進貢一
切停止一自正德年以來劉瑾錢寧江彬相繼擅權在
京在外各該衙門弊政多端詔書該載不盡者議奏裁
革欽此欽遵臣查得正德八年十月内兵部咨一件為
陳情乞恩以便鎮守地方事該本部題該鎮守雲南并
金齒騰衝地方御馬監太監梁裕奏稱到任以來所有

日用之需止倚廩米五升奏帶官舍五員名日支口糧七升五合未勾一日之用餘有參隨不支口糧舍人二十名缺食艱難欲照先任鎮守太監錢能等揭撥柴薪軍伴等項給用本部議得鎮守內外官跟隨軍伴例該二十四名外無撥給柴薪皂隸事例合無行巡撫雲南都御史會同巡按御史弔查先任鎮守太監錢能等是否奏奉事例准於所屬府州縣編僉柴薪皂隸若干名數後於何年月日有無奉有事例查革只今應否撥給

具奏定奪題奉先皇帝聖旨只照錢能每例行不必行查欽此欽遵備咨前來該前巡撫都御史洪遠通行去後都御史王懋中范鏞并臣接管巡撫臣訪得先年鎮守太監錢能張慶恃勢貪財害人至今人猶切齒揭撥柴薪軍伴等項皆其作俑為之後來太監王舉覃平劉祖崔安張倫等鎮守踵以成例太監梁裕奏要照依先任太監撥給正係劉瑾錢寧江彬相繼擅權之時正係弊政今日應該議奏裁革之事然欲鎮守太監衙門自

行議奏裁革不無遲悞臣廣詢密訪耆老人等再三始言雲南比先無鎮守太監民夷安樂自景泰年太監到來取用不訾每歲於雲南左等六衛曲靖平夷大羅六涼越州臨安楚雄洱海大理瀾滄蒙化景東易門安寧定遠中屯姚安宜良楊林馬龍木密二十七衛所僉取柴薪軍伴大認小認銀共三千三百八十七兩左等六衛取稻草青草并屯田稻草銀五百兩澂江元江石屏南安寧州建水羅次禄豐易門河西廣通嶍峨元謀十

三府州縣取子粒銀五百二十八兩八錢昆陽昆明二州縣取門子皂隸菜户松子銀一百六十兩箇舊錫場銀二百五十兩近城西南二壩菜海子石廠大西門二馬房北門外窰地石虎岡租銀西海子蘆蓆呈貢縣草場洱海蒙化二衛租穀共銀三百七十二兩一錢羅羅關歸化縣并近城取鷄鵝房魚塘銀四十五兩洱海衛武定尋甸二府取羊毛銀三百二十兩左右中前四衛元江元謀禄豐三府縣取酒米八百八十六石銀一百

七十兩歸化寺石虎岡路南州東溝龍王廟昆明縣澂
江嵩明歸化宜良四府州縣楊林宜良二所取子粒租
豆醬麥共二百五十四石廣備倉取馬料銀七十二兩
楚雄衛取麂皮三十張武定府銀九兩臨安府衛景東
衛取紙劄銀八十五兩大理府衛蒙化衛取奏表尺夾
牌榜手本單紙共三萬七千四百張墨一百二十錠筆
一百五十枝臨安元江二府臨安衛納樓長官司禄逢
普台五畝三寨取新檳榔五萬箇乾檳榔二萬七千串

臨安府衛取蔞子一百斤黒鹽井并廣通縣鼻板沖取食鹽銀九十兩和曲州竈户馬文林并加常村取硝鹽共三千六百斤廣通祿豐永平三縣并永平禦及南平關土官廵檢共取鷄㙡二百斤武定新興晉寧昆明易門江川河陽河西羅次三泊十府州縣取雞㙡工食銀九十五兩雲南右中二衛取蜜一百九十斤左右中前四衛取獵户銀四十兩昆明縣取酒米并捕獵及看草場并數珠等户丁共二百七十九丁瀾滄衛取醃臘餘

丁六十四丁共辦銀四百餘兩計一歲所入除檳榔硝鹽雞㙫紙劄蜂蜜等項名稱進貢費用未經估價外柴薪子粒租米等銀共六千五百有餘兩米豆醬麥一千一百有餘石所在官員秉機科歛無不忍心以害其該管被害軍民逐年辦納莫敢吐氣以聞於法司夫雲南鎮守太監如此他處內臣可知雲南地方貽患如此他處為害可知臣正德十四年十一月內為公務事查得雲南都司歲辦鎮守太監進貢梭衣鎖索杠架油紙籠

罩黄紅氊綑銅環小嚼脂皮草轡旗仗什物銀一百八十五兩四錢行令分守安普道叅議羅方減革去銀一百五十六兩四錢止存二十九兩以為十分中已減其九就令所聞計之會二十分中未去其一今幸皇上御極明詔載頒屬吏改觀憲臺增重臣得訪出前項鎮守太監衙門歲辦銀兩歲認軍伴丁夫案行雲南都布按三司查革處置及將金齒騰衝鎮守衙門所有科索條件應該裁革緣由具奏外切惟立法於維新之時若易

而守法於經久之後甚難成化間錢能鎮守雲南以巡
撫都御史王恕之德望累形於建白而竟不獲伸正德
間梁裕鎮守雲南以巡按御史張璞之風裁一與之爭
辯而遂為所陷不獲伸者時有公論卒成名臣為所陷
者無人申救卒死詔獄聖明在上此後萬萬無復此慮
然塞流先源去草務根近日言官奏為裁革鎮守以固
邦本事中間指陳鎮守太監為地方患必已甚悉奉聖
旨各處鎮守官係是舊制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聞各處

內臣鎮守自永樂間始當時止是遼東開原及山西等處宣德以後各邊相次添設沿襲至今非我太祖高皇帝之舊制也陛下柰何以此為疑以鎮守為不可少乎今天下秪患其多而不患其無以設鎮守為有益乎今天下秪患其為害而不見其有益然則鎮守非舊制而當裁革明矣雲南鎮守太監始自景泰年來較諸各處尤非舊制前有錢能後有梁裕誣陷撫按風憲而奪之氣王舉覃平劉祖崔安張倫等因得磨牙競肉肆無顧

忌當時所取又有多於臣今之所言者今代太監梁裕
鎮守者適當取回新代太監史泰鎮守者幸未云至維
新之時立法之始臣既有行誰其不聽然經久之後守
法之人臣竊為彼難之伏望皇上奮不世出之資成大
有為之治將各處鎮守太監非舊制者通查取回地方
有事用兵則自有總兵官其餘軍馬錢糧官吏民夷事
情一切責成於撫按三司等官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
三司等官果有顯著勞効朝廷亟擢而優任之否者重

罪而速罷之如此則地方之患除而天下民夷戴陛下與其更始之恩德於萬萬年無窮矣臣目擊耳聞有懷愚忠晝歎夜思不容自默縁係陳言鎮守内臣貽患地方乞要裁革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差承差楊福親齎謹題請旨正德十六年八月十六日

處置地方疏

題為處置地方重務開建所治立營屯以圖久安事據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呈為積年草賊嘯聚山林刦

殺人財攻燒村寨等事奉臣案驗前事准本司掌印左布政使方璘咨准本司咨備行去後又准本司咨奉臣批據布按二司督糧并守巡臨元等道右布政使等官彭烝等呈稟揭帖奉批據呈欠開今應開建所治形勢局面四至八到去處并踏勘過水田旱地坐落地名及各隘巡司各路哨鋪某應依某山險應禦某處盜賊以見設置之故做工軍民夫役應用土軍若干民夫若干在某府衛州縣起取本所既建應當取調官軍該官幾

員軍幾百名巡司哨鋪兵夫某處各該若干在某衛所州縣相湊取調摘撥共該若干分置某處某地住種管食本所并各應備衙門廨宇營房司倉堡哨鋪舍及築城垣石料木植磚瓦釘線灰觔油刷彩畫與凡一應什物動用承委人員顧覔人匠役使夫丁工價工食等項用費錢糧數目呈内俱欠一一聲説勘估計算夫將欲舉事必先立規事不致詳其始則不能盡善於其終規不先定其大則不能推類於其細仰布政司行該道官

務要親詣地方委官踏勘區畫處治將各事由重為檢括分別建立脩設先後次第畫圖造冊回報施行奉此又經備行去後續奉臣批據右布政使彭烈等揭帖奉批據呈查與委官王鐈原造冊内始末俱同但田地一事王鐈冊除十八寨山外坐落諸村王敬等水田三百畝旱地四百畝秋糧一十五石不計外實有水田八千九百五十四畝旱地二萬五千九百二十畝夏秋税糧一百二十三石三斗今揭帖却連王敬等水田起科

俱入前項糧數不知何故差拗其地方自叅政晁必登呈立哨鋪之後未審盜賊有無窺伺田地自委官踏勘之後未審人户有無告爭仰布政司會都按二司再加查議要以經久詳其未備呈奪施行奉此查得王敬等田糧中間委有差拗及盜賊事情係按察司有行又經備行各該司道覆勘去後又奉臣批據布按二司守巡該道左叅政鄧相副使王忠呈奉批仰布政司即會都按二司查照本院節次案驗批發事理計議停當呈奪

繳呈奉此行該按察司牒呈內開自參政晁必登呈立
哨鋪之後據委官澂江府通判王鐈等設策擒獲十八
寨强賊窩主何志聰守把補足哨驛丞李揖擒獲賊乍
喜其色者俄沙陀沙的者其賊婦聶則建水州曲江驛
驛丞王重擒獲賊王一言老阿賽阿寧阿哀賊婦阿亦
阿屋賊屬恰林阿賽俱觧司監問已後並無盜賊窺伺
又該分守本道左參政鄧相咨稱查得田地自委官踏
勘之後惟有民人史文廣王仲英楊志明招集佃田夷

民在於法果寨妄稱復業本職委官安插於山外村分依傍親識住居及該委官澂江府知府童壐通海禦指揮儲祥同河西縣知縣張佐彌勒州知州周在帀取本州實徵文冊親詣本寨再行丈量踏勘得十八寨地土水田實該九千二百五十四畝旱地二萬五千九百二十畝原額夏稅三石五斗秋糧一百三十四石八斗所前水田三千五百畝內莫索甸據火莫龍莊戶何義占稱三百畝言者龍一百五十畝俱係沐總兵官莊田之

數寨外王敬等田一百五十畝趙進等旱地四百畝秋糧共一十五石未算外實有水田八千六百五十四畝旱地二萬五千五百二十畝原額該州夏秋民糧共一百二十三石三斗合無具奏分豁等因行該本司左布政使方璘右布政使彭杰會同都按二司掌印按察使陳洪謨都指揮使劉宗仁并督糧右条政晁必登議照廣西府十八寨地方所擬建立所治巡司哨鋪設置官屬撥給職田起用夫役估計物料支用錢糧等項俱經

守巡該道官叅政鄧相等及委官知府童壐等重覆查勘俱各相應其差拗田糧今已查明及莊户何義妄占莫索甸言者龍田共四百五十畝稱係沐總兵官莊田隨唤千户何經審執總兵莊田查無莫索甸并言者龍地名顯是何義妄占謀為已有及照民人史文廣等非奉明文招集夷民擅到法果寨妄稱復業雖無為惡之心難免故違之罪所據何義史文廣等應合提問前田合追還官再照十八寨僻在萬山之中盜賊巢穴人跡

少到田地多荒比之腹裏地方大有不同本寨雖徵稅糧原俱設有千百夫長分管名集四野流民散戶多有不肯佃種以致徵糧頗輕相緣已久今蒙平定立所設官議撥屯軍照例領田納糧固為舊制但開闢之初雖經議處添給各該屯軍旱地恐不濟事合將水田亦從寬綽庶使屯軍無累今本寨不敷夏秋民糧一百二十三石三斗若派令該州山外部來等二十一村小民陪納亦非安養夷民之道且前項民糧止有一百二十三

石三斗今作屯田得米三千四百一十三石一斗六升既可增軍糧三千四百餘石雖減民糧一百餘石所損者少所獲者多奏與分豁誠非失策再照各官所議做工兵夫五千名每歲支米一萬三千五百石欲於正德十六年有司秋糧内派給查得所屬有司秋糧歲入之數止勾官吏師生歲用並無多餘無從取辦惟有曠夫口糧已經奏免合無斟酌價銀多寡徵解布政司轉發做工處所支給庶幾勾用等因各呈到臣案照先為前

事該臣會案通行及節據雲南布按二司督糧幷守巡
臨元等道右布政使等官彭杰等呈稟揭帖節經批發
去後正德十六年十月初一日准兵部咨為捷音事該
本部題該臣等會題本部議擬節該奉先皇帝聖旨是
欽此備咨到臣又將前項議處地方事宜行令查議作
急回報去後今據前因會同鎮守雲南總兵官征南將
軍黔國公沐紹勛巡按雲南監察御史羅玉議照各官
先今呈內開稱廣西府十八寨地方崇崗峻嶺乃盜賊

久恣憑陵之地諸夷雜種實官府不可號令之人積百年來為一方害邇者大軍克捷醜類掃除地既虛閒法當填實若非開建所治以控制其中分設巡司以協守於外無屯營以為持久之道即禍患必有復萌之虞臣等原議事平之後當為善後之圖意正如此既該各委官踏勘得村名名白陸地週圍六百三十餘畝川原廣衍陵麓迴縈北坐南朝左環右抱明堂映耀活水周流土脈肥饒草木叢茂用以築城立所氣勢十分相當則

今議開建一守禦千戶所宜卜於此委官自此起丈量踏勘地土水田共有九千二百五十四畝旱地二萬五千九百二十畝原額夏稅三石五斗秋糧一百三十四石八斗所前水田三千五百畝所城應築地基約該六百丈合開東西南三門開東西南大路三道東至彌勒州火莫龍烟白山并搆甸壩為界八十里南至建水阿迷二州捏沿寨一帶盤江為界一百七十里西至寧州婆兮盤江為界八十里北至革泥寨底潞南州竹子山

并鬼大黒村為界一百七十里本所應設文職吏目一員武職正千户三員副千户三員所鎮撫二員百户一十二員屯種旗軍五百名操備旗軍三百名查得六涼衛後所官軍八百一十九員名設在偏僻相應全所調撥彼處守禦原所印信繳部另請鑄降守禦千户所并十百户所印共十一顆及夜廵銅牌頒給掌管定限安插就將前項踏出水田照例給發各官准俸正千户三員每員七十八畝該田二百三十四畝副千户三員每

員六十八畝該田二百四畝所鎮撫二員百戶十二員
共一十四員內除納粟一員不給外仍有一十三員每
員撥給四十八畝該田六百二十四畝通共一千六十
二畝俱不起科納糧屯種旗軍四百九十九名每名給
田一十五畝該田七千四百八十五畝每畝照例起科
屯糧米四斗五升六合該米三千四百一十三石一斗
六升每旗軍再給旱地二十畝共地九千九百八十畝
仍候耕種三年之後收獲見數每畝量徵夏稅麥糧納

官捏沿寨當者居盤江三渡等處革泥寨當竹子箐大小尖山等處俱舊日夷賊出沒緊關隘口相應各立一巡檢司一名捏沿一名革泥每司設官吏各一員名請給印信各一顆及僉弓兵各五十名其官吏俸糧俱於附近彌勒路南二州支給弓兵於附近巡檢司官地每名撥給二十畝該地二千畝編弓牌一人名人領種充役法果寨正係彼地適中處所可以四望合立法果一哨所西清水塘額白沖村合立清水額白二哨此正通

寧州婆兮盤江等處要路所東南言者龍寨平鼓山二處合立言者龍平鼓山二哨此正通阿迷州等處要路所南山黑口補足寨二處合立山黑口補足二哨此正通建水等處要路所北大寧山拖白寨擺頭目寨拖果村合立大寧拖白擺頭拖果四哨此正通路南彌勒州等處要路共設十一哨每哨設立哨兵五十名共五百五十名就於臣等原議設立守把拖白等四哨原撥路南阿迷彌勒等州民兵八百名內撥守照舊於各該州

分支給口糧就於各哨附近旱地每名撥給二十畝共一萬一千畝各立哨頭督令常川防守其地三年開墾成熟後自種自食革去口糧其山黑口補足揑洛寨大寧山革泥寨拖白寨拖果村七處各設一鋪共七鋪就用本地立名每鋪設司兵八名共五十六名遞送公文亦於附近各鋪旱地每名各給二十畝共一千一百二十畝巡司哨鋪兵夫共七百六名共給旱地一萬四千一百二十畝俱令自種自食不起稅糧其境外大黑箐

普龍二村合立一哨一鋪大黑舊就名大黑哨設兵五十名普龍村設立一鋪就名普龍鋪俱彌勒州地方大者夷板橋二村合立二鋪亦名者夷板橋鋪俱路南州地方每處司兵八名就於各村人民内僉報不給田地緣前項官軍兵役共該給撥水田八千五百四十七畝旱地二萬四千一百畝餘剩水田一百七畝旱地一千四百二十畝該臣孟春批允越州六涼二衛過戶等項軍人毛帖驢戴廣等調去新所查給領種照畝起科辦

納屯糧查得十八寨原額夏税三石五斗秋糧一百一十九石八斗前項水田算該起科屯田秋糧二千四百一十三石一斗六升其該州夏秋原額民糧一百二十三石三斗移少就多委的相應分豁其築城建所做工民夫應於附近臨安廣西六涼師宗路南江川尋甸嵩明曲靖彌勒阿迷馬龍寧州石屏嶍峨羅雄河陽陽宗等府州縣斟酌起取共一千三百名漢土軍人於臣孟春近為清理土軍以釐積弊事查出雲南左右中前四

衛土軍并後廣臨安曲靖越州宜良通海馬隆等衛所起撥三千七百名通共五千名分為二班每班二千五百名每名日支口糧一升五合日該米三十七石五斗月該米共一千一百二十五石以一年為則歲該米一萬三千五百石應照該司所議於礦夫口糧銀支給匠作四百名查有舊規亦於前項衛所取用每名日給工食銀三分共銀一十二兩月支銀三百六十兩歲該銀四千三百二十兩定委指揮賀鏞崔漢趙昂郭倫陳棋

曹武千户黄鋭施雄陳龍江輝梁秀龔勝胡珊陳恩王斌百户鄭璽楊勝陳世全李翔鳳劉昇瞿鑑任寛蔡繼宗等督工脩理其義民老人於彌勒阿迷路南寧州僉取監造廣南府通判謝文章臨安府推官江魚彌勒州知州周在收放錢糧總理提調通判推官知州指揮日支米三升千百户二升義民老人一升五合合用木植石料應該委官督夫於附近山場採取磚瓦石灰起窰燒造鐵器鍬鋤先儘上年軍前置辦什物查取易換備

用不足於馬龍或昆陽石屏州鐵冶所取造調灰糯米
計該三十餘石担土竹箕拖木麻繩調灰紙觔油刷彩
畫烟煤桐油粉青水膠黄丹紫土官粉青緑水桶等項
通共該價銀五千三百餘兩俱應動支官錢合於雲南
都司并雲南澂江曲靖臨安等府庫内收貯贓罰支剩
軍餉銀兩給發委官買辦應用俟事完日造冊繳報已
上各委官查勘計算似已明備俱合依擬臣等除將建
立所分巡司哨鋪設置官屬撥給職田起用夫役估計

物料支用錢糧等項案行都布按三司俱依各官原議事理施行何義史文廣等備行該道分巡官從重追問明白通行具招開詳仍將何義原占莫索甸言者龍田四百五十畝追退派給與該所屯軍四百九十九名以為寛綽之數彌勒州原額十八寨夏秋民糧一百二十三石三斗免行徵派聽候奏請明文至日定奪及行廣西府并彌勒州着落各該掌印官嚴督應捕人員帶領兵夫常川前去十八寨地方巡邏毋致殘賊復聚擾害

地方如違重治外伏望皇上軫念邊遐魑魅陰崖始仰光於天日草茅棄地行獲稔於桑麻軍民瘝瘵於此望以息肩疆埸經營於今幸粗就緒特勑該部早加議處將應開建所治定賜所名水田旱地已立營屯土地原有民糧照例除豁行令臣等遵照施行地方生靈幸甚臣等幸甚緣係處置地方重務開建所治立營屯以圖久安及該部題奉欽依是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差承差楊福親齎謹題請旨正德十六年八月十六日

乞明典禮疏

題為乞明典禮以正尊親事正德十六年八月初四日欽奉登極詔書下頒遐域風動乎尚草之德令行乎流水之源凡在命於兩間豈勝忻於一遇臣伏覩詔書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欽此臣有地方之責軍民利病言之職也除節有具陳外其朝廷政事日者邸報傳至茲地又得仰承陛下降詔以來明目達聰諫從言聽弊無餘舊化出維新臣前此所言

有關於聖躬者已行之矣臣今何辭以副明諭邸報中
司禮監傳奉聖旨朕既以興獻王長子入奉大統王墳
在藩府其立祀并稱號爾禮部便會多官詳議了來說
欽此臣待罪邊遐不獲預聞事蹟報中一條進士屈儒
奏内有尊聖祖母為太皇太妃聖父為皇叔考興獻大
王聖母為皇叔母興獻大王妃等語則恐是禮部會官
之所議屈儒此奏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則是禮
部所議尚未奉俞命也臣惟秦漢來帝王或自旁支入

奉大統推尊本生父母得失之迹具載史冊漢宣帝以武帝曽孫繼昭帝後不敢加號於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中興亦自以為元帝後不敢加號於鉅鹿都尉南頓君守禮抑情此實為得宋司馬光所謂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者也哀安桓靈乃追尊其祖父犯義侵禮此實為失司馬光所謂取譏當時見非後世者也光之議論因爭其君欲尊本生父母而發宋英宗時執政有進邪說者三省臺憲咸起爭之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

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傳
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者
降其小宗也夫父母天下莫隆焉至繼大宗則殺其服
而移於所後之親蓋名之不可以貳也名也者天下之
辨也所以别嫌明微而不可不謹也夫為人後者為之
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
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陛下天縱聰明此禮自
應諳悉今日多官詳議更復奚疑事上未報豈非皇叔

考之稱尚未當乎皇考帝考某皇某親之稱宋英宗時諸臣進言援古證今斷斷不可極為明白今日之事服當降等名統至尊陛下決不為此若邸報中所傳考字或是錯寫不然臣愚亦竊不能無疑禮記曰生曰父母死曰考妣白虎通曰父矩也度以教子者也考成也言有成德也廣雅曰母牧也言育養子也妣媲也匹於父也曰教曰養親之之辭也曰成德曰匹父尊之之辭也故禮有世父母叔父母之文而無世叔考世叔妣之説此

其所以別也今欲稱興獻王為皇叔考於古典禮有何
引據宋英宗時有請濮王加皇伯考者宋敏求上言父
之與考特存沒異名耳考者成也言其德行之成祖與
考有君德而成之也晉武帝稱景帝唐玄宗稱中宗宋
朝真宗稱太祖曰皇伯考是與王業獲尊位乃可稱伯
考也吕公著亦曰真宗以太祖為皇伯考非可加於濮
王也然則今皇叔考之稱其可加興獻王乎或疑考字
誤必且稱皇叔父義亦未安苟子與史記並載周公自

稱文王之爲子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詩魯頌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箋曰叔父爲周公也詩人追述成王封伯禽時周公尚在故稱叔父者是生稱之辭既没則未有稱叔父者又經書稱伯父叔父同姓之臣也前代帝王多不通親屬冠於爵位之上西晉則封皇從伯父望爲義陽王皇叔父幹爲平原王亦生之稱宋英宗時有請濮王加皇伯父者宋敏求以此爲證云不如從兩制禮官初議止稱皇伯以示萬世然則今皇

叔父之稱其可復加先朝已謚之親王乎宋王珪司馬光等所議正今之所當法者而議者或不然何也爾雅曰父之昆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黄榦曰古人以父之兄弟有少長之分故呼父之兄曰伯父呼父之弟曰叔父今人但呼伯叔去父字非是故大學士丘濬亦曰伯叔同輩之稱也合如爾雅加以父稱議者之見殆在此然此秖可用於生稱親之之辭也既沒則否報中不省何人妄改宋程顥代爲彭思永疏傳會庸見仍擬

已諡伯父稱皇伯父而新安胡氏信之彼烏知此宋真宗稱秦王為皇叔仁宗稱楚王昭成太子並為皇伯臣伏覩前詔書内陛下稱先皇帝為皇兄誠於興獻王稱皇叔如昔人所議亦允愜矣天下者太祖高皇帝之天下也傳至憲宗皇帝生孝宗皇帝暨興王而孝宗皇帝以嫡長有天下傳先皇帝於宗室中特簡上聖援之大業陛下於興獻王雖天性至親顧復恩重然所以光臨九重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南面者皆先皇帝之

德孝宗皇帝之所貽也宋蘇頌言前代帝王入奉大統尊其本親不失禮者三帝漢宣光武於其父祖惟營墓置園廟令丞以異於諸侯晉元以父恭王無他子立皇子裒為琅琊王奉恭王祀其後皆更立王終晉不替是又今之所當取法者多官詳議當備載此前聞以為故實若非古之名不正之號非臣所願於今日也報中又一條司禮監傳奉聖旨朕既入繼雖未敢顧私親但母妃在藩府無人侍養便寫勅遣司禮監太監秦文内官

監太監鄒恩御用監右監丞方永前去奉迎欽此臣切
惟陛下大孝格天不忘本生思欲養以天下惟日為歲
顧慈壽皇太后在上義難兩隆故形於辭意宛致如此
真大聖之孝也聖母計日在途伊邇三宮慈顏自天來
會都給事中邢寰奏內所當講者三事竊計舉行有期
先後次第已歸睿斷至於日朝之禮又當審定等威問
寢之宮尤合預分差序我國家列聖承傳家法嚴正高
出前代宮闈制度外臣非所敢知而慎防左右毋容小

隙檢斥讒慝勿造異端俾皇太后皇兄后聖祖母聖母各綏福趾永遂歡心又陛下大孝之所宜深為體察者也臣聞君舉必書而書事必謹其始已上皆朝廷大政大典言必施之廷告天下之所傾竦事必書諸史冊後世之所談說一得一失所繫靡輕昔濮王之議與議者謂其君甫畢祥禫未遑廟謁不當遽有斯舉乃致數年紛紜弗決竟罷莫行今康陵土猶未復正德年尚未改祥禫尚遥萬一興獻王稱考或又未合於古有如臣所

云者并已上事幸望陛下再加熟慮重令講究謹之重之斟酌先後而緩行之務協輿情庶全公論使下免私謗上銷後悔臣干冒天威無任悃欵惶悚之至緣係乞明典禮以正尊親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差承差髙泰齎捧謹題請旨正德十六年九月初七日

開禁疏

題為開例禁興民利以足國用以安地方事據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呈准本司掌印左布政使方璘咨准

本司咨奉臣案驗前事卷查先准户部咨該前巡撫雲南都御史王懋中題稱雲南楚雄府南安州臨安府寧州激江府路南州雲南府易門羅次二縣各該管地方表羅登樓矣達摩東西沙龍曲則山等處產有銅礦先年曾經聽民採取收課在官軍需之餘亦得少備官員折俸支用軍民貧乏者亦得就場生理度日成化年間巡撫都御史吳誠因慮臨安礦場逼近交阯恐有私販出境資彼軍器奏請封閉然利之所在人必趨之禁例

雖嚴私竊如故數十年來未聞興販出境發露到官者
徒以有用之物置於無用之地反資盜賊奸豪竊取殆
亦不思之過合無仍將前項產銅地方選委各該有司
應幹官員專一管理召募夫丁開究採取量為收課每
季類解布政司貯庫以濟軍需等因該本部議擬題奉
武宗皇帝聖旨是還著巡撫都御史上緊會同議處了
來說欽此欽遵備咨前來已經案行雲南都布按三司
會同勘議去後未報訪得前項產銅地方先年奏准封

閑在官雖有禁例一向無所施行近年具奏開空各官
司因難定擬不暇究其私竊所在奸徒細民千百為羣
得利既多興販日廣以致在前鎮守太監衙門京官吏
鎮徐倚韋洪張榮曹鑑等往迴任其抽分上下為之蒙
蔽鎮守者以補湊進貢為名採取者不知封閉有禁甚
至形於告訐所司莫為斷理今鎮守衙門京官人等已
奉例取回事隔日久無究外若不早為處置繼者當復
效尤仰抄回司著落當該官吏查照先今事理即行掌

印官會同都按二司掌印官將前所產銅礦從長議處如果通開有益保無後慮應該專委何項人員管理作急具由呈報以憑會奏若計開採之後反累軍民仍舊封閉不得擅開其不係先年奏准封閉礦場不係逼近交阯地方及別處人民客商採取興販銅斤來會城者本司行雲南府衛各該地方務令盡數報出納稅本府每季類解布政司貯庫以備軍需及各官員折俸支用若店戶牙行夤緣隱匿縱容私販及豪强勢要假托名

目邀截抽分並聽府衛巡視等官并總小甲鄰右人等擒拏首告犯人治罪拏獲告實人等給賞仍行赤水鵬等陸關巡檢司如遇販賣銅斤客商人等經過照數驗實每馱重若干應報官稅若干就於月報各項貨物揭帖內申報查考敢有開報不實賣放作弊被人訐發或體訪得出定照律例問擬决不輕貸奉此行准本司掌印官左布政使方璘洛會同都按二司掌印按察使陳洪謨都指揮使劉宗仁議照寧州之礦係臨安府所屬

近於交阯雖未聞拏獲一人通番販賣銅斤然以其近也當嚴防範相應封閉其楚雄府南安州激江府路南州雲南府易門羅次二縣各該管地方表羅等處礦場與交阯離隔懸遠路阻難通設若一槩封閉反資盜賊奸豪之徒竊取相應開究合無將臨安府并所屬地方但鄰近交阯場分照舊封閉不許擅開著落該管衙門巡捕人等用心看守其楚雄澂江雲南等府所屬地方場分與交阯隔遠者照舊開究選委各該府佐庶能官

員管理召募夫丁採取量爲收課解送布政司作正支

銷年終造冊呈繳撫按衙門查考仍行各該把隘廵司

等衙門務要嚴加把截盤詰不許銅斤販往臨安私通

交人發賣如違追捕到官遵照先奉欽依内事理問擬

處死充軍如此庶幾國課少增窮民有賴及查各處銅

礦俱係先年奏開去處並不係封閉之數除遵奉案驗

將不係逼近交阯地方及别處人民客商採取興販銅

斤來會城者布政司行雲南府衛各該地方盡數報出

納稅施行外將咨到會議過緣由呈乞照詳等因具呈
到臣批仰遵奉施行去後又據本司呈據雲南府申稱
行據會城店戶李裕等客商蕭嵩等各執稱銅駝號票
先年布政司收每銅十馱抽銅一馱後因收放不便照
數折銀交司每馱納銀六錢後蒙鎮守太監私自差人
抽分逐漸加收每馱納銀一兩二錢四分乞賜備達定
示等因到司查得前項抽分銅課弘治十八年本司奉
例鑄造銅錢每銅一馱重一百四十斤每銅一百斤抽

銅十斤以備鑄造銅錢後因雲南地方不用銅錢改將紅銅每馱一百四十斤抽收白銀六錢黄銅每馱一百四十斤抽銀七錢白銅一百四十斤抽銀一兩後因太監衙門管理每銅一馱抽銀一兩二錢四分今太監奉例取回前項銅課歸在有司設若照依太監所抽似乎過重欲依本司舊例收銀六錢七錢又似頗輕合無酌中紅響銅每馱一百四十斤抽白銀八錢黄銅每馱一百四十斤抽銀九錢白銅一百四十斤照舊抽銀一兩

通行所屬出給告示曉諭但有興販銅斤俱由會城經過不許潛從小路即係漏稅私銅所在官司連腳家并原馱頭匹通拏入官問罪枷號及行雲南府照依本司舊規置立内外號簿二扇編刷花蘭號紙内號簿本府收存外號簿發仰交水稅課局仍與商人號紙一張填寫斤數在内止許往赤水鵬等巡檢司直抵交水稅課局將號紙比對斤數相同號紙存下就便放行等因具呈到臣又經批行去後會同鎮守雲南總兵官征南將

軍黔國公沐紹勛巡按雲南監察御史羅玉查得雲南銅課如所屬寧州摩車場河陽縣七佛村陸涼州草排場易門縣沙矣山等處礦場先年該鎮巡等官奏准行令雲南布政司照例委官名人開窋採取每銅一百斤抽銅四十斤送官賣銀解本司濟用庫候各項支給永為定規至弘治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該戶部題為公務事將前場分封閉弘治十八年雲南布政司左布政使周宏呈稱各處礦場雖稱封閉實被無籍之徒通同

所在土流官吏假稱辦課聚集人衆千百爲羣晝夜竊究公然販賣奸人得計法度全無近該户部奏准行移本司該鑄銅錢五百八十三萬二千文先抽銅斤即令支用將盡庫内各項銀兩多係邊儲備用解京之數若要支銀買銅未免庫藏空虚合無今後每遇客商販到銅斤到城每銅一馱約重一百四十斤抽銅十斤收貯在庫以備鑄造俱經撫按官批令依擬施行正德二年二月内前項鑄造銅錢數完原抽銅斤停止本年十一

月内該鎮守太監崔安行布政司為傳奉事内開近奉
欽取命造鐵減金銀靶緬刀斗牛飛魚草獸等項大約
用銀二千餘兩無從區畫仰司將前銅斤給抽票簿印
押送付抽分其後崔安取回鎮守太監張倫相沿抽分
張倫取回號票發布政司正德九年九月内又該鎮守
太監梁裕為鎮守地方事行都布按三司内開伊凡一
應進貢謝恩并買辦金石方物等項物件費用數多查
得先鎮守崔安等在鎮之時俱行取銅斤號票抽分銀

兩凑補進貢今本鎮事體相同仰將銅斤號票送還本
鎮變易銀兩應用至正德十年又該鎮守太監史泰亦
照前例行文為謝恩等事將銅斤號票徑自出給衆隨
人員抽分該司無復與聞課税盡歸消耗地方夙弊此
其一節臣等切惟我朝各處凡産金銀銅錢等項地方
或事有干礙立法封閉或勢難捐棄差官閘辦若盜掘
私竊禁例甚嚴蓋以山澤自然之利捐棄不守恐為不
逞之徒競利起亂貽害無窮若人得名究以供課程官

得申嚴以杜奸慝則備邉濟荒日後既有資頼窶戸窮
民目前亦遂生理官民兩便上下皆宜今前項銅礦盜
掘私竊法難一切禁於貧窶之衣食馱載興販利復相
踵歸於鎭守之抽分數十年來無人明白裁決葢若權
貴借口進貢又虞地方或生激變昔管仲謂山海天地
之藏上之人當取其利以富國而不可爲豪强百姓所
擅夫藏之於民猶寄外府管仲尚以爲不可令内官私
室自收自用而不爲國家分豪之助者其可不一問乎

各處鎮守用度盈縮臣等不得而知姑據雲南一處言之在前各官在鎮認納柴薪子粒等項銀一年大約將及萬兩彼若果有報國敬君之心每年進貢但費十分二三亦足供用何至巧立湊補名色獵取銅斤銀兩不知一年所得於民如前數者歸於何用貪婪欺罔法所難容所據前項抽分號票事宜臣已行令該司查照先年舊規抽分貯庫聽候公用外但茲地遠在萬里弊端因襲多年若不著為則例未免以後鎮守跟隨人役撥置

效尤指稱紊亂深為未便如蒙乞勅該部定議將雲南銅課抽分查照前擬行令雲南布政司嚴督雲南府收取銀兩解庫公用此後鎮守不許假以湊補進貢為由紛紊舊規侵漁國用況今節奉詔旨各處鎮守内臣不許假以進貢為名僉取皂隸科歛銀兩擾害軍民額外進貢一切停止欽此欽遵雲南鎮守在前進貢多係額外之數矧又夥隨人員假此恣行掊尅官失其利民受其害獻於天府者不過一二入於私室者却至八九況

萬里扛運貽患他處也哉伏望天語丁寧嚴加禁革地方幸甚生靈幸甚緣係開例禁興民利以足國用以安地方及該部題奉欽依會同議處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差承差袁璋親齎謹題請旨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

祠祀疏

題為立祠祀以表忠義報勛賢事臣聞顯仁褒節崇德報功風化首務哲王令典古者於勝國之忠義未嘗略

於旌表而本朝之勛賢不忍致其湮沒葢王者之度量無外茍可為事君之勸雖仇讐而必加録聖人於故舊不遺凡可為勵世之具雖久逺而亦追祀晉韓延之拒宋高祖之名其辭不避高祖以為事人當使如此宋房叔安發齊高帝之謀中途被執高帝以為物各為主竟無所責彼於仇讐其生者待之乃爾况為彼朝死節隅世無嫉者乎望諸列國之相漢主尚求其後仲父諸侯之佐魏君猶禮其墓異代功臣通乎祀典從古如此又

況身參締構功勒鐘鼎闢土開疆樂推欣戴者乎臣竊見近日板刻皇明功臣録及雲南誌等書我太祖高皇帝洪武五年以天下一統惟雲南弗賓不欲勤兵於遠遣翰林待制王褘持詔往諭褘至見梁王巴圖諭以天命人心令其亟奉版圖歸職方則尺地一民安堵如故高官厚禄身名俱全巴圖不聽館之别室廪餼有加數日褘復諭之巴圖命員外郎賈寬改館加禮會元遺民自立朔漠者遣使徵餉迫巴圖殺我使巴圖匿褘民間

使聞責誚益甚不得已禕出被害十四年上命頴國公傅友徳為征南將軍西平侯沐英為副往征雲南自辰沅趨貴州攻下普定普安進取曲靖巴圖遣司徒達爾瑪為備及敗卒其母嘉僖妻和爾徳濟等百餘人乗舟趨滇池謂行省右丞律爾左丞達徳曰我宗室無降理仰藥死妻子皆投水死律爾達徳既進毒於王皆自殺妻子從死者二百餘人友徳分兵城烏撒得七星關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望風降附副將軍

亦降元司省各路得金銀銅印七十四馬數萬匹明年克大理取鶴慶路麗江破石門關金齒車里平緬等處相率來降友德奏於要害設衛以守及督布政司覈實衛所糧儲給軍食烏撒復叛友德會兵進擊烏撒遣指揮顧成救普定賊悉敗遯乃劃烏蒙烏撒芒部三府隷四川明年友德等既平雲南因其土俗定租賦興學校瘞戰骨廣屯田撫軍恤民大布恵澤於大理六詔及烏撒普安等處創設諸司衙門固謐邊境十七年凱還此

是雲南歸我職方之始末也友德初授命宣德侯金朝興實從在軍取臨安諸路征建昌有功進兵至會川卒雲南初平上思得親信鎮之命汝南侯梅思祖署雲南布政司事撫輯民夷亦有成績未幾卒已上事具載前書可查臣再查得元御史大夫福壽守集慶即今南京至正十六年皇明兵圍集慶城破福壽死鳳凰臺下太祖嘉其忠今南京有衛國忠肅公祠叅知政事余闕守安慶十八年城破闕死清水塘中太祖亦嘉其忠今安

慶府有余忠襄公祠二臣之死元史當脩既皆載其忠義而有司奉命又特為之祠祀我太祖於勝國之臣如此蓋為億萬年臣子忠義勸也梁王巴圖右丞律爾左丞達德之死在脩史後元史不載事又在萬里外至今祠祀未立然則欲法祖宗以表忠義臣愚切有望於今日沐英為傅友德副師平雲南共成大功友德班師英留鎮綏靖夷獵歷年獨久而戡難宣威固弗加於前人也今雲南有黔寧王祠顧成為友德部將自指揮僉事

累陞至都指揮使貴州普安等處功皆奉征南將軍調
遣所致及後掛征南將軍印充總兵官守貴州封鎮遠
侯計其內申毗贊外震威靈固非前主將比也今貴州
有夏國公祠二臣之功身後廟食祖宗有成命在固祀
典之所宜兩家且各有賢子孫世膺爵秩可以無憾而
傅友德金朝興梅思祖之功經其百戰其守其死之地
獨無烝嘗之及金梅之後聞尚有人爵雖不嗣猶獲世
官友德則子孫沉翳其鬼餒之久矣然則欲法祖宗以

報勛賢臣愚亦切以爲宜在今日臣訪於雲南布按二司官左布政使方璘按察使陳洪謨等同聲曰宜詢於雲南府官知府郤鏞等問於鄉官儒學生員地方耆老人等亦莫不然臣行據該府委官踏勘得雲南府儒學西能仁寺近因主僧犯罪被遣寺宇空閒小西門外接官廳西官地基南門外社壇南官房屋俱空閒官渡妙湛寺久無僧住木瓦零落相應拆卸搬移攙脩改造立爲祠祀具申到臣准令處置令立新祠三所工力俱完

規模頗肅該布政司呈稱正德十三年内承准禮部照會為録遺忠以勵人心事行司將已故左布政使張紞巡撫都御史王恕致祭於雲南府儒學明倫堂前東舍不便諸生肄業應合遷徙等因已將社壇南祠一所徙置去後所有儒學西祠一所臣等欲立為頼國公祠以頼國公傅友德神位置中以宣德侯金朝興汝南侯梅思祖配接官廳西祠一所欲立為元梁王祠以梁王巴圖神位置中以右丞律爾左丞達德配如蒙乞勅禮部

查議奏請賜之名額中之祭品令該司府就將臣近為
議處差發以蘇民困事内錢糧每年收受買辦以時致
祭庶因前示後奬一勸百之道不墜益彰勝國忠義之
鬼懐感九泉本朝勛賢之舊永光來世恩被存亡惠霑
幽顯凡有我皇明億萬年之臣子者豈不各有所激勸
哉緣係立祠祀以表忠義報勛賢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具本差承差袁瑋親齎謹題請旨正德十六年十一月
初二日

邊務疏

題為陳言邊務以防外患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該雲南道監察御史孫孟和題前事內開一練邊兵乞要兵部通行各該巡邊清軍御史將各邊軍士揀選公行賞罰本部議得揀選軍士充實營伍係是重事合無行移各邊巡撫衙門轉行分守分巡兵備官員將所部軍士親自揀選勾補毋得視為虛文有負委任如軍士逃亡或老弱不堪巡撫官不行揀選許鎮守衙門徑自具奏

巡按衙門指實查叅等因正德十六年六月十二日題
奉聖旨是准擬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除行欽遵外為照
御史孫孟和原奏與兵部奏准揀選軍士一節無非為
國足兵靖安邊境至意緣祖宗舊制凡天下要害處所
要會地方必設統兵將官管軍都司鎮戍其地凡揀選
軍士充實營伍操練人馬守護城池勦捕盜賊乃其責
任各官原奉勑旨及節年題准事例一一具在後因各
該鎮守并都司衛所官不能皆盡厥職於宣德二年推

舉御史十四員差往各處清理軍役景泰四年又改巡視大臣為都御史前去巡撫凡錢穀甲兵之事雖無所不理而其責專在總肅大綱糾劾奸弊蓋農耕婦織各有攸司今若巡撫衙門守巡兵備官一一親自揀選軍士其鎮守并都司官却令袖手就閑更理何事況各邊軍士不精武備不振皆由精壯殷實人戶投托鎮守內外官充為頭目伴當等項鎮守內外官甚至額外占收名役辦納月錢姦弊多端難以枚舉平時巡撫督令守

巡兵備親自揀選正須查革前項弊端既清查得出巡撫當劾奏之鎮守衙門既身自違犯事亦難於具奏且巡撫都御史係風憲之長其或不職巡按查見凡百實跡上聞可也若因揀選軍士一事未免得失而使鎮守內外官皆得傍觀坐議恐於國體亦非所宜今假鎮守衙門徑自具奏之權將開宄饕他日挾私摭拾之漸天下公論誰其肯容奏辯紛紜於何底止萬一守巡兵備中不職官因懼鎮守衙門具奏動多掣肘通不究心臣

恐武備自是益加廢弛上下和同非國之福如蒙乞勅兵部再行詳議合無遵照節年事例將應理軍政仍責鎮守總兵衙門督率都司衛所官員悉心綜理各將軍士如法揀選以時操練其營伍空缺應勾應補布按二司清軍官專任其責若都司等官操練無法或阿奉上司役占縱容下人投托干礙鎮守衙門及布按二司清軍官有負任使並聽巡撫巡按衙門指實劾奏從重處治如此庶幾事可責成官無推調各官職掌不至紊亂

近時奸弊亦獲少除緣係言官陳言邊務及該部題奉
欽依備行遵守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差承差袁璋
親齎謹題請旨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

設官疏

題為復設流官以安地方事據雲南等處提刑按察司
呈為災異事准本司按察使陳洪謨關先准總司關據
經歷司呈抄蒙巡按御史案驗奉都察院勘合劄付前
事會行三司轉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親詣臨安府寧

州地方審勘彼中民情事體應否銓選流官掌印祿俸應襲兒男有無過惡應否遞降佐貳巡捕務要查勘明白而無疑貳議處周悉而無紛更何為事體穩便而民情不拂何為輿論允協而地方有益仍具勘過緣由通呈會議等因行該整飭臨安兵備帶管分巡臨元道副使吳便會同分守本道左叅政鄧相勘議得雲南各府州縣大小土官未有不為民害者不用法律惟任私情罪罰輕重隨怒威逼計取務盈所欲襲職則勒出裝送

之資上官則公要拜見之禮朝覲則有盤纏平居則有年例嫁娶喪葬誅求無厭名曰貼婚貼殯均徭里甲需索不一號為日供月供三年一次槩聚丁衆論口入錢巧立名色謂之冷訛一丁身故舉戶入錢方許歸窆與除戶籍謂之放死封豕長蛇恣吞飽噬較諸軍職之害民者什百千萬軍職有犯強盜典刑子孫例不承襲而土官查無明例然其所以處之之術要在於得其幾而隨宜裁制之爾今之欲用土官者率皆曰以夷治夷殊

不知此言可施於草昧之時而不可用於治平之世國初邊民新附王化未孚叛服無常驟難統率力加於衆者聽其自相雄長於彼醜類得專殄戮此醫家以毒攻毒法也今日聲教無外夷僰悉入版圖悉供差役正當亟用循良之吏誕敷子惠之仁是猶人病毒者瘕積既除宜施平和藥餌以衛元氣若常服剛燥之劑則元氣日耗而大命傾矣久任土官何以異此然無其幾固亦未可輕動有其幾而置之不圖異日成尾大不掉之患

貽蔓滋難除之憂咎將奚執且以本道所屬言之如廣西尋甸新化阿迷蒙自等府州縣厥初俱係土官掌印衙門逮後革除土官改置流官至今民庶得安生理地方賴以無事雖其中不免一二盜賊竊發然亦未有謂改流官為不善者臨安府寧州先年設有流官知州一員巡捕正德間被今已處決知州祿俸陰賄逆瑾將流官知州裁革因得肆志行事窩藏廣西府彌勒州十八寨強賊縱令刼財殺人分贓入已罪惡貫盈神人共怒

幸而逮捕就獄明正典刑此正可以革除之幾爲之子者縱能守法循理改過自新克蓋前愆不爲民害猶宜鑒唐世賞以勸惡之弊不宜長惡惠奸膠守故常復令承襲也今其男禄世爵犬羊習性鴟獍傳家逐母凌弟寵妾毒妻聽信刁民王宋儒等撥置招集十八寨習溪强賊格什等三四百人在於私莊阿金等寨窩住時常縱令抄虜人財殺死人命截刼客貨戳傷官軍剥奪衣甲坐地分贜節被失主錢明等告捕不獲及統領賊黨

搶虜里長番索家資殺死男婦五名口破肚取腸懸掛樹枝又攻打州治刼放罪囚暗令私莊㦸醜助敵官兵似此悖驁縱恣執迷不復所窩之賊倍於疇昔所造之惡浮於先世往事可懲前鑒不遠失今不治而又授之以官將來無窮禍患恐有不可言者况本州地界東条彌勒南抵建水西至河西北距河陽東南東北與路南阿迷壤地相錯西南西北與通海江川境土相連四方八面俱係流官掌印衙門非若元江麗江鎮沅等處設

在極邊必賴守把隘口者之可比革而去之勢亦甚易此之不務而陰中其剽剞繹騷以要名位之計則此後脫有悍惡復出本舍之右所處更在邊徼之外者又將何以處之大抵僭擬無涯之念每起於兇惡之未懲畔涣不軌之謀多出於逋逃之相倚若不防微杜漸恐後變起非常合無密行三司掌印官再加詳議及今之時量調官兵將祿世爵與窩藏十八寨强賊格什等并幫惡王宋儒等盡行擒捕到官明正其罪另請推選應介

素有才力曾經任過知縣等官老成練達知州一員前來管理州事設施措置安集撫綏則一州之民得脫水火而就袵席邊方土官皆知警懼雲南漢僰夷羅共享安靖遠久之福事體無不穩便地方殊為有益若必謂土官與軍職不同父祖雖遭極刑子孫難遽革襲則當別選祿俸父祖別枝子孫無過者保襲赴部降授本州判官或同知使之專管巡捕斯亦足矣等因呈奉巡撫衙門批看得所議反覆千言究極土官害人情弊祿世

爵蒐慝隱禍傲狠明德以亂天常今日秉勢逐便正所
當併案者仰按察司會都布二司再加詳審議處回報
奉此該本司掌印按察使陳洪謨會同雲南都布二司
掌印左布政使方璘都指揮使劉宗仁議照土舍祿世
爵本以陰妖蘖牙乃復怙寵滅義逐毋異居毒妻致死
賡窩强賊而刦殺人財攻打獄門而搶奪因犯已該兵
備等官究其罪狀律法難容及照十八寨强賊阿勿等
猖獗見今具奏請兵撫勦合無候調軍兵至日秉勢逐

便將土舍禄世爵并幫惡王宋儒等擒拏到官勘究明白速正典刑等因呈奉撫按衙門議行三司統兵官督同姚安府土官同知高鳳等將土舍禄世爵并幫惡王宋儒等與强賊格什等盡行拏獲解發本司會問得禄世爵所犯除謀叛等罪名外合依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凌遲處死王宋儒格什等俱依逃避山澤不服拘喚拒敵官兵以謀叛已行論斬罪具招通呈㕘詳具奏訖今照該州土流知州未經查議移闕到職會同雲南都布

二司掌印左布政使方璘署都司事按察司僉事翁素
議得臨安府寧州土官知州禄俸并伊男土舍禄世爵
世濟兇惡敢為叛逆今既明正其罪地方人民始得息
肩若仍將禄氏兒男降授官職使之巡捕彼如放虎於
山我復為虎附翼甚非得策前此該道守巡兵備等官
議要比照廣西尋甸新化阿迷蒙自等府州縣事例革
除土官職任復設流官管理地方委的事體相應合無
依其所議將該州土官知州職事革除照舊請選流官

知州一員管理州事或於本省各官内推選練達老成官一員奏請調用庶於地方有益等因具呈到臣卷查先為前事案行批發去後今據前因會同鎮守雲南總兵官征南將軍黔國公沐紹勛巡按雲南監察御史羅玉議得臨安府寧州土官知州禄俸土舍禄世爵惡皆盈貫罪踵滔天厥父已經典刑厥子行復梟市既土官難以再延彼族則流官不可久缺正員該道守巡兵備等官與該司掌印官先後查勘議處明白停當臣等別

無疑與今廣西府彌勒州十八寨强賊始平建所設屯
大工方舉寧州乃其鄰封巡司哨堡事有相關官久缺
員何以集事且禄氏兄孽新除原窩强賊尚餘未盡黨
類為牧守者於此太緩則有詭御之患太急則有乏駕
之虞治若得人庶幾易於為理御非其道未免遂失其
心所據寧州知州員缺若只照常具奏候除别處官員
前來不惟一時不知夷情難於撫處又恐赴任稽遲妨
廢政務臣等訪得麗江軍民府通安州知州堅晟先任

順天府通州知州頗著能聲秪因剛直見忤權貴謫官
蘭州同知重壁前職兩俱在雲南寄住聽差既悉夷情
亦諳土俗伏望聖明軫念邊地急須正官特勑吏部再
加訪詢如無違礙就將堅晟調於寧州到任管事地方
便益緣係復設流官以安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
本差承差趙稹親齎謹題請旨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初
四日

便利官民疏

題為便利官民以安地方事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初一日有新任鎮守雲南太監王嵩在鎮病故除另奏外卷查先為議處國課以安邊民事該臣節次會同鎮守雲南總兵官巡按雲南監察御史題稱雲南大理等府新興等處銀礦場分節因鎮守内臣差人採取囊橐其間以致歲辦不敷將礦夫口糧折辦又將夫丁乾認共補課額利少害多法當封閉等因該戶部覆題正德十六年五月初四日奉聖旨是這礦場既查議明白都著照

舊封閉以後不許妄開致生擾害欽此移咨臣等通行
欽遵外續爲開例禁興民利以足國用以安地方事該
臣議照雲南楚雄等府表羅等處産銅地方宄出礦場
先年奏准封閉雖有禁例一向無所施行近年具奏開
宄各官司因難定擬不暇究其私竊所在姦徒細民千
百爲羣得利既多興販日廣以致在前鎮守太監衙門
京官人等往迴住其抽分上下爲之蒙蔽鎮守者以補
凑進貢爲名採取者不知封閉有禁令鎮守太監京官

人等奉例取田額外進貢一切停止前項銅課抽分票

簿應合早為處置行據雲南都布按三司查呈到臣參詳批行及又會同鎮守總兵官巡按監察御史具題去後又為陳言鎮守内臣貽患地方事臣訪得雲南鎮守内臣揭撥柴薪子粒軍伴等項銀歲幾萬兩皆先年太監錢能張威恃勢貪財害人作俑為之後來王舉覃平劉祖崔安張倫等鎮守踵以成例梁裕繼至奏要照依先年太監撥給誤蒙武宗皇帝俞允正係劉瑾錢寧江

彬相繼擅榷之時今幸仰承恩詔裁革弊政又經案行雲南都布按三司查處裁革及具題去後顒望成命自天有期臣近為折支俸鈔事據布政司呈稱都布按三司及雲南左等六衛首領各府文職官吏俸鈔本司錫課商税不敷放給查得原奉臣案内開各處人民客商採取興販銅斤來會城者本司行雲南府衛各該地方務令盡數出納税本府每季類解布政司貯庫以備軍需及各官員折俸支用在巻合無將今解到銅課銀兩

相無接放等因到臣批行外又為開讀事據布政司呈稱本省正德十五年分税糧已徵已解獲有通關實收者不過十分之三已徵未解不曾獲有通關實收及小民拖欠應該蠲免者大約十分之七以後年分官吏師生軍士孤老勇夫等項不無缺糧關支查得原奉臣案備行守巡各道將各該管有司衛所每年揭辦鎮太守監衙門何項銀兩各若干正德十六年八月太監史泰回京以後年分該撥鎮守柴薪等項銀兩例應革除并

剩下衛所軍伴有司田地均徭銀兩應該從寬作何處置應辦何項糧差應納何項課税鎮守金騰地方内外官員見奉取回遺下辦納等項亦要逐一查處回報在卷合無與司府各項銀兩通融准作俸給月糧等因到臣又經批行及具題外臣聞内臣出鎮自永樂間始今各邊内臣鎮守非我太祖皇帝之舊制也永樂間各邊止是遼東開原及山西等處今并腹裏一皆有之非我太宗皇帝之舊制也夫太監謂之内臣當居近侍各邊

乃是外地無煩遠出而正德年間後先相繼營幹不休
秪因歲倚進貢之名遂得日爲徵求之利然非其地大
有所得地之遠者何故願來恭惟皇上聖明御極進貢
不容於額外取田屢見於詔中海宇蒼生豈勝感戴而
雲南等處并金騰地方太監舊者取田多者裁革繼者
病故一時民庶大獲息肩公私錢糧恩詔之後臣得清
查各有歸著地方感戴之私尤深於他處矣雲南并金
騰地方鎮守太監不比舊制臣前節次具奏已詳金騰

已先經兵部奏准則在會城者聖明必當復有處置若
又差繼王嵩者至前項銀場既已封閉盛世無所資焉
銅課又歸所司彼將欲何覬覦柴薪子粒軍伴等項辦
納例後俱是在官戶籍財物誰忍阿送而地遠萬里動
須遵守朝廷維新法度恐非彼類所能堪也臣廵撫於
兹倏踰三載荷皇上厚恩改任留都自分此生殞身莫
報兵部咨載累朝成命令竢交代實難擅離拳拳至愚
慮狐此地因復為此塵瀆天聽今王嵩已病故倘有求

鎮守者皇上念此遐荒察臣愚悃必諭止之所有前項
公私錢糧仍勅代臣巡撫及巡按官不時清查考究毋
俾欺隱不至變更幸甚緣係便利官民以安地方事理
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差承差洪思明齎捧謹題請旨嘉
靖元年正月初四日

何文簡疏議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何文簡疏議卷九 十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蘇寶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孫炯

何文簡疏議卷九

明 何孟春 撰

辭免改任疏

奏為乞恩辭免改任容令休致事臣先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廵撫雲南等處地方欽蒙聖恩陞授前職緣雲南等處廵撫官例該聽候新官到鎮交代方許離任臣節准吏部并兵部咨開緣由到臣遵照於嘉靖元年三月內與接管廵撫雲南都御史王啟交代已經具奏前

去南京兵部到任管事間本年五月内道出湖廣地方又准吏部咨為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具題會同推舉得南京兵部右侍郎何孟春翰林院侍講學士劉龍俱堪任吏部右侍郎等因題奉聖旨何孟春改吏部右侍郎欽此欽遵備咨到臣切惟諸曹以吏部居先夙號六官之長小宰與天卿為貳實陪八座之榮縉紳之領袖匪輕人物之銓衡攸在若才弗堪於所授將物終議於不平臣也何人欲叨茲位聞大横于龜告覩昌運于龍

飛幸不棄遺與加拔拭前此之擢於臣過矣右侍郎吳廷舉梁棟可資不得久於内朝之召都御史胡世寧芳馨已著不能免於言路之譏臣才媿二賢罪叢百戾而乃自南移北由武換文感天地之深恩誓丹心而難報據淵冰於非分累兩足而益危臣曷敢冒承重貽顛踣伏望皇上亟收殊渥俯察愚忱或聽將原職歸休故鄉或仍假舊官竢缺他日所有劇司高選留儲清識異材庶幾上無僭賞之嫌下免素餐之責臣披肝瀝膽望聖

瞻天不勝惶悖為此具本專差家人何文親齎謹具奏

聞嘉靖元年六月初三日

陳言疏

題為陳言修省以彌灾異事臣聞二氣不和必形於灾異五行或變莫甚於水火火出為風風稱號令猛風非號令之恒水騰為雨雨象恩澤驟雨非恩澤之正有一于此謂之咎徵陛下聰明睿知承祖宗丕基嚴恭寅畏受皇天眷命爰自踐祚詔頒天下歡動海隅諸福百祥

所宜駢集然茲改元之歲正月火乘春木而内禁為之災是火性不炎上也七月水泄秋金而舊都被其害是水性不潤下也風雨助虐抑又甚焉何也臣稽古驗今諸凡此類皆人事感召之所在天心仁愛之所歸也今春京師災異臣方外遠竊伏思念陛下初政誠美中間豈無召此之由而令根本重地乃有此災其未然而預告者乎其已然而當驗者乎陛下遇災知懼引咎自歸避正殿减常膳致齋積誠祇告天地宗廟社稷痛自省

循兼勅兩京文武臣寮同加修省上思以答天心下思以慰物望此商王高宗之所以底中興也臣才猷未効於平日位次忝居於大臣修省之餘其敢無言以獻萬一臣伏覩陛下令降勅諭謂此灾異由於政事乖違刑罰不中民困未蘇國是未定是誠有之陛下盍亦求所以乖違而不中以致未蘇未定之所由乎臣伏觀陛下年來號令之失其恒恩澤之非其正者多矣書云令出惟行弗惟反人君發號施令豈可二三而今有朝更而

夕改者賞用酬功非功則人罔懷恩罰當懲惡縱惡則人罔畏法而今有私進而倖免者內批與外議每相枘鑿續降與前詔自作方圓法曾禁止未踰年而復見施行事已停除不期月而重增條貫有司將何據守天下於何尊信陛下試取登極以來降出綸音反復考之各衙門之所執奏諸言官之所敷陳陛下嘗嘉其言有理嘗許其說得是或槩批以是荅以知道及後畧不措意所行且與背馳之事何可勝數部院科道進呈章疏危

言正論無非欲裨陛下更化新政而陛下謀移始慮内啟多門意向既從他請則答曰已有旨曰已屢有旨曰成命已下其如外議何指揮已入奩言則答曰罷曰不准或遂從寛或仍免查究其如前詔何臣所謂號令之失其恒恩澤之非其正者陛下試於此而考求之則政事乖違刑罰不中民困未蘇國是未定之所以然舉了然於淵衷矣陛下既知其實自當改從外議一依前詔脫再涉疑令各府部院寺科道等官各將曾經執奏數

陳已上奉到旨意事宜再行斟酌擘畫備開款目奏請
區處陛下付諸叅預咨勿元老詳勘以聞斷而行之天
鑒日臨誰敢獨為上拂天心下違物望之議萬分一有
舞文巧詆兇饕奸竊不肯守法奉公勉修職業人等出
乎其間事發於內則罪在臺閣閣官事發於外則罪在
府部院寺科道等官陛下明施嚴憲無少宥原天下後
世其誰不服聖明威斷陛下躬上聖之資履中興之運
令必行禁必止成畫一之政立悠久之規持其權綱挈

其要領使薄海內外咸遵一軌以光丕業以保眷命以延億萬年太平之祚豈不休哉古人有言修德所以勝妖雖禍可轉為福商王高宗不得專美於前臣有望於今日惟陛下留神聽覽臣無任惶灼祈懇之至緣係陳言修省以彌灾異事理為此具本親齎謹題請旨嘉靖元年九月　日

辭賞疏

奏為乞恩辭免賞賜事嘉靖元年十月十五日准本部

咨為紀功事准兵部咨前事內開巡按雲南監察御史羅玉奏勘征勦雲南廣西府十八寨强賊有功官軍人等功次緣由該本部題奉聖旨是各該有功官軍人等都依擬陞賞羅玉賞銀伍兩紵絲一表裏史泰取回見存如何開作病故祿廕還查例行欽此該本部查議得太監史泰前項軍功加祿廕職與御史何鰲等所奏事理有礙況巡撫都御史何孟春巡按御史陳察已經辭免事同一體難再施行外為照都御史何孟春巡撫地

方動調官軍區畫糧餉指麾之下罔不周悉以致各寨逋誅之寇剪蕩無遺積年受害之民生理有賴論其勞勩與太監史泰及御史陳察俱不可泯所加俸廕已奉欽依准令辭免有勞不居固士夫自處之常有功當賞實國家激勸之道況今覆覈功次御史已賞而巡撫鎮守巡按官員顧若或遺恐於事體未安輿論不服所據先任巡撫今陞吏部右侍郎何孟春先任鎮守太監今取回史泰先任巡按雲南今巡按四川御史陳察仍合

量加賞賚以酬其勞等因題奉聖旨是史泰何孟春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陳察銀五兩紵絲一表裏欽此欽遵備咨轉行到臣切惟昔人有言德未為人所服而受高爵則才臣不進功未為衆所歸而膺厚賞則勞臣不勸往在正德年間爵及匪德賞非有功陛下即位以來更易釐正多矣而所司乞請奉行輕重其中不無因仍踵習之弊蓋在上者務於普施當途者不肯任怨故也如十八寨功次臣何因與此賞乎御史陳察以御

史羅玉曾被賞故賞及可也臣以太監史泰查例之故而亦賞及可乎臣去年為辭免俸廕事奏蒙恩命嘉允又為查理錢糧功次事在所司行查明白幸逃物議其可復受賞乎雲南布按二司有功官員為辭免賞賜俸級事臣嘗為其具奏前功皆二三子之力臣何力之有焉而亦與此賞乎貧者視其不取老者戒之在得臣年向老官難謂貧乃緣微庸遂勤內府兼金重幣之賜以貽不勸之譏非臣所以自處之素懷也臣竊觀今日朝

廷之上賜予蕃庶用度靡節海内蒼生供億滋煩邊鄙日聳軍旅未息水旱告急賑貸乏資司利權者計無所出管搉嚴而賦斂亟上失生財之道下多浚我之歎臣愚與有咎焉而又可當此賞乎伏望皇上察臣愚衷收回成命此後於凡内外臣工例得賞賜俸級禄米等項通加節省使府庫倉庾積不涸而藏不竭以寛民力以拯民灾則事體安而輿論服矣臣不勝感戴願望之至為此具本親齎謹具奏聞伏候勅旨嘉靖元年十月十

六日

亟伸公義疏

奏為亟伸公義以明典禮事臣原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時曾為乞明典禮以正尊親事奏下該部值先節該奉慈壽皇太后懿旨興獻王稱興獻帝節該奉聖旨於安陸立祠遣官恭上冊寶太常寺題奉欽依照太廟例祭用籩豆十二臣前所言者該部因已罷行遂不復加議擬比改任入京又聞治中王槐阿承戚畹

貢獻諛詞致蒙皇上又於安陸添祠祭署遂除蔣輪男
榮為奉祀官令其世襲供事榮奏興獻帝陵廟合用祭
器樂器樂舞生等項監生何淵又懷奸面欺至欲太廟
權立世室覬動上意罪尤可惡該科糸駁科道官糾論
是非明白該部會官廷議尚復奚疑而謂往者尊崇之
典降自聖母之慈成於皇上之孝在廷之臣莫之敢與
其為指揮誼多未安葢可知矣前此勑諭中外之旨皇
上欲諉於聖母乎宋治平三年德壽太后嘗降手書令

英宗於本生親各加稱謂范純仁極言非常之事不可
假母后之詔令於是中格往者事理皇上不得有所諉
也廷議之臣自云莫之敢與誠懼公義弗白天下後世
必將罪已故爾皇上何所執據乃欲任是而自累乎近
日該部因奉欽依再議欲將科道等官前後章奏一併
會官議請定奪科道等官章奏葢不獨為樂舞而已臣
雖凡愚實與班列仄聞今月三日在廷之臣咸云前項
典禮先次建明已悉旨從中出未獲允俞再議之舉罔

知上意何在萬一不然欲仍照太廟例非臣下之所敢與夫太廟禮樂用於天子不可代用於臣下用於京師不可分用於藩國用於一而不可二者也用於內而不可外者也而議者有萬一照太廟例之虞有非臣下所敢與之語夫非所敢與之語葢知其不可甚不得已而聽於皇上也皇上若如往者斷自宸衷或違公義必重為盛德累昔人有言有君如是其忍負之臣弗忍也臣惟今日之議當先議宗宗法定則大宗小宗各有所主

以議廟則廟有常式以議祭則祭有恒規我祖宗所以鑒古帝王垂一代之憲以示聖子神孫於億萬斯年者舉無愆矣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別子為宗繼別為禰此祝號之定辭也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有無宗亦莫之宗者此立宗之定法也父子相繼曰世兄弟相繼曰及父子迭為昭穆兄弟則世其昭穆此宗祀之定位也夏自仲康兄弟繼者二人商河亶甲至小辛小乙兄弟繼者十有一人周共王定王兄弟繼者

如商當時未聞有奇衺之臣敢為髙論而不顧亦未聞有異姓之人間其宗法而莫傳葢禮明于上而分定于下也逮至漢成帝立定陶王為皇太子即封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以主共王祀宋英宗以濮安懿王長子繼體仁宗亦立懿王次子宗懿以主王祀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萬世不易之法如是皇上起自親藩光承大統念興國不可缺祀則主祀不可久虛往者禮臣會集廷議立崇仁王為興王以主興獻帝之祀此天之經地之

紀人心之公義也乃惑於王槐之邪說而令蔣輪之子攝之將來厲階有不可勝言者漢王根等受侯封黄霧四塞唐武三思為周後太白復經天今京師地動晝晦霾青連月旁暨四方病灾告沴月凡幾處未必非異姓主祀應也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非族無義非類無仁無仁不孝無義不忠興獻帝有神其肯享外氏之祭乎禮器曰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亦曰有天下者祀七世故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而周之

制則本仁以率親由義以率祖以文武有大功德也則謂之文世室武世室焉乃若煬公諸侯也季氏禱之而作宮則非彝典矣後世事不師古漢宣帝乃為悼考立悼廟韋玄成曰父不祭支庶之宅君不祭臣僕之家哀帝乃為共皇立廟京師師丹曰去一國泰祖不墮之祀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甚無謂也今何淵乃欲立世室于太廟之側太祖太宗列聖在天之靈其肯妥侑而安享乎淵一介草茅敢恣邪說瀆犯天常固緣今日小宗

法廢主祀無人以啟之也禮曰天子之豆十二又曰鼎
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春秋書初獻六羽衆仲曰
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天子用八所以節八音行八風也
公羊高曰始僭昉于此矣尸絞亦曰始獻樂矣是籩豆
樂舞聖人制之以象天地之物宜而嘉其會通十二八
佾又天子之所獨制而自崇者令蔣榮奏用樂器祭器
樂舞生等項夫用祭器是專天子之禮用樂器是專天
子之樂以異姓專天子之禮樂履霜之漸可無懼乎胡

寅曰以義處禮則祭不至於數煩以仁處禮則祭不至於疏怠言貴得中也臣伏顧皇上奮乾耀離遠鑒古昔邇法祖宗割私愛從公義即查該部原奏選建宗室近屬昭穆之中其序應繼興獻帝後者立為王以主安陸之祀主祀之廟一凖我祖宗行下藩國之常式凡廟所有祭器樂器古今雅俗多寡數目悉擬恒規而宏其度豊其體以表殊異將蔣榮取回仍備外戚恩廕王槐何淵拿送法司明正其罪則公義伸典禮明而宗法定廟祀

儀物又何多議為哉臣有懷悃欵無任願望之私緣係亟伸公義以明典禮事理為此具本親齎謹具奏聞伏候勑旨嘉靖二年正月　日

救灾防患疏

奏為乞因議救見災預防後患事昔宋蘇軾官杭州歲饑奏于其君曰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救災卹患尤當在早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救之於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臣切見今歲户部兩次會官

議賑淮徐等處災傷已是救之已饑之餘用物博而所及微矣然又有可預憂者古人云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向去之災如人初病繼來之災如病再發病勢雖同氣力衰耗恐難支持今各處累歲災傷幸被聖慈大施拯卹民於百死中微有生意來年收穫知復何如軾謂當及救之於可救之前莫待救之於不可救之後者實前事之鑒也宋孝宗時朱熹論荒政曰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譬如傷寒大

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砭灸不可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所以將護節宣小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不深畏今者饑民雖免死亡然皆鳩形鵠面藭然無異於大病之新起若有司加惠撫綏寬其財力一二年間筋骸氣血庶幾可復其舊若遂以既愈而不復致其調攝但見其尚能耕墾田疇撑拄門戶而遽責以累年之逋負與夫倚閣之官物是人其必無全理矣熹之所論譬者軾之論也熹謂乾道間旱稅苗皆嘗

恩宥而流殍甚衆久而不復益次年帶納逼迫所致至淳熙初乃以薦饑始蒙蠲放則三年之間所失已多而無及於事又明年之所當鑒者也臣敢通錄如前上勤睿覽望詔在廷蚤加規畫臣聞漢宣帝時魏相因歲不登奏故事詔書二十餘事凡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皆條請行之唐宋諸臣因災進言于君多按前代故事我祖宗惻怛民隱之實德發于詔令為荒政具甚備具載有司臣無容盡述惟願皇帝陛下特勅該部詳檢而

速行之敬天保民救災卹患之術蓋必有在若稍增飭斟酌議論則前代故事見諸史册亦極詳悉臣敢亦採掇一二頗切于今日者竊附愚忠開坐于後幸惟陛下少垂省焉臣忝居議列上瀆天聽無任惶恐激切屏營之至為此具本親齎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計開

一後魏孝文帝時歲饑韓麒麟奏曰自承平日久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為費

實多貴富之家玉食錦衣而農夫餔糟糠蠶婦乏裋褐故令耕者益少田土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實在於斯請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朴素數年之間公私盈贍雖遇凶災可免流亡臣惟今日侈俗相高財用最廣蓋誅求無所不至故耗蠹隨處皆然麒麟所謂饑寒之本者惟聖明留意

上有壅焉法不下行施禁立格宜從近始

一唐德宗時陸贄奏曰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為本陰陽為端慶賞者順陽之功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咎典籍垂誡言固不誣天人符同理當必應既有繫於舒慘是能致於災祥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内為家無論遐邇願滌瑕以德消沴以和感惠之相濟合宜陰陽之運行自序臣惟今日賞

多濫得罰失公評可用之財未歸藏府最章之罪弗正典刑以月令推之愆時咎徵水旱並來良有攸自贊所謂慶賞刑罰者惟聖明留意省新恩之常祿可以哺窮困追巨罪之逋贓可以補租賦檢視臺諫前後章疏一聽于公可消前戾

一宋太宗時王禹偁奏曰一穀不收謂之饉五穀不收謂之饑饉則大夫以下皆損其祿饑則盡

無祿廩食而已今旱雲未露宿麥未出既無積蓄民饑可憂望下詔直云君臣之間政教有闕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官俸料非宿衛軍士邊庭將帥悉第減之上答天譴下猒人心俟雨足復故雖朝行中家最貧俸最薄亦願首減俸以贖耗蠹之咎但感人心必召和氣臣惟今日饑則淮南江北等處為甚饉則湖廣等布政司在處有之成化間布政彭韶曾奏要將在京在外文

武官員位高祿厚者額設皂隸第減名數還官公用該部查例具奏多寡次第已經斟酌彼時不為災傷且有此議近日侍郎吳廷舉又奏南京府部院等衙門直堂皂隸應合退出若干賑濟次第明白深合昔人第減之意四品以上祿厚則家不可以言貧五品以下家貧則俸不能以更積禹偁所謂上答而下厭者惟聖明留意自四品以上悉第減之文官五品及武官四品

以上聽其自審為義無積不强在京在外官有因事加俸添皂之資即當裁割以備拯䘏若夫乘輿服御宫禁用度應體大禹克儉之德内帑何患無餘中貴外戚百凡賞賚無論舊例制兹歉歲俱合省免候災傷寧日通議定奪

一宋仁宗時范鎮奏曰令民户困甚而朝廷取之不已民竭其力以佐公上而自用之不得是則嗟怨之氣干戾天地此水旱變災所以作也願

召大臣使考求祖宗以來兵數與官吏之數與天下賦入之數斟酌損益上下遵守則國用有常民力有餘天地之和至矣又奏曰水旱之作由民之不足而怨民之不足而怨由有司之重斂有司之重斂由官冗兵多與土木之費廣而經制不立也國家自增兵以來賦役煩重及近年不惜高爵重祿假借匪人掊克暴虐此民所以怨也所以干天地之和也水旱之所以作也

乞勅大臣考今官數兵數與賦入之數立為經制又罷土木之費使民得足食而少休息則天地之和至矣臣惟今日官數之冗員傳奉未革兵數之寄籍冒承如前天下賦入之數所供不給所需京師土木之費經營始息於內庭繕治又興於戚里民食何時得足民力何時得休鎮所謂嗟怨而干戾者惟聖明留意高爵厚祿令假借於匪人多矣捂克暴虐之政見於糾彈者曾

盡施行否乎今誠能立經制如鎮所云省官與兵而節土木之費禁斷掊克暴虐之政使民無怨天地之和可以立致

一宋神宗時韓維奏曰令氣令舛逆寒暄不常諸道州軍頗多旱暵百姓艱食流離轉徙未有自生之路天道人情蓋與始初不類恐朝廷言思視聽之間有所未當願思天戒以百姓困窮為念君臣協心講圖惠政以救此急哲宗時蘇轍

奏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陰陽和暢雨澤乃至君廣聽以納下臣盡言以奉上上下交泰元氣乃和令侍從近臣雖六官之長皆不得進見聽既不廣則事不得不偏聽狹事偏則陰陽亢隅和氣不効必然之理宜因此時明降詔書許百官面奏公事上以盡羣情之異同下以閱人才之賢否人情不壅天道必從久旱之災庶幾可息臣惟今日官中備荒社倉義廩大率多是虛

名農家平居少有半年之食一遇水旱公私俱匱嗷嗷待哺之民朝不謀夕勢激利奪孰無等死之心天之降咎多在凶年年凶民饑民饑盜起盜起而吏弗能禁貽國家禍何可勝言維等所謂天道人情者惟聖明留意上下不協心則聽狹而事偏感召災傷未見已時夫皇天無親鑒降在下休咎之徵咸由人致茲欲修德應天轉災為祥惟在陛下一念之間顧所以責任大

臣與諫官者何如耳

一宋高宗時李光奏曰方今之患莫甚於州縣之吏葢公廉多不見容而贓貪或得幸免百姓受獘不可勝言慶歷間歲旱范仲淹請遣使者徃勞來之於是命仲淹為江淮安撫今日旱荒民多流徙願選公忠諒直之臣通民情曉吏治者以安撫為名察郡縣貪苛之吏孝宗時趙汝愚奏曰講行荒政全在得人任得其人則能每事

隨宜措置不至乖踈任非其人鮮不敗事守令之不堪倚仗者宜委諸路監司體察監司之責在今尤須謹擇若旱傷分數稍重路分須選帥臣有才望者專一措置施行臣惟今日所在有司得人甚少災傷地方復有貪苛之吏民何以勝光等所謂安撫體察者惟聖明留意右都御史吳廷舉等通民情曉吏治責任斯在固當追效古人勅吉丁寧而督勸之使於當職人員有

賞格以待能幹有刑條以懲不職作新濟農之倉大舉惠民之政則濟民獲免於饑餓饑民不至於流徙流民不至於殍亡斯副朝廷好生之意

一宋高宗時廖剛奏曰昔晉飢使乞糴于秦秦伯以問諸臣百里奚曰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之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于是乎輸粟于晉故後世莫不以秦伯為

有德於晉而以晉之閉糴為負義夫秦晉敵國猶貴於通有無以拯其民孰謂一統之内乃欲分彼此邪昨歲旱傷所在不收今舊穀將沒民且艱食竊慮州縣官吏各私其民胡越相視而不相恤則老弱有溝壑之患而壯者聚為盜賊在朝夕矣欲望申戒諸路監司使之檢察所部官吏毋得遏糴庶幾通融周急國無饑民臣惟今日荒熟相近地方有米願糶有錢願易商旅

規利船裝車載有司正當招誘以通有無而州縣官各私其民彼路此郡有米去處遏不出境是豈臣子與國休戚之心朝廷一視同仁之義哉臣訪知各處為監司而遏糴亦間有之剛所謂通融周急者惟聖明留意勅下該部行撫按官令後有災地方名人與販無災州縣遇有鄰郡米客收買許依市價平糴仍約課務不得邀阻收稅則商旅皆願出於其途有無一通價值

自減而饑民獲接濟矣

一宋孝宗時趙汝愚奏曰諸郡連歲旱傷流徙未定不可不厚有施惠以慰人情合將旱傷州縣人户第四第五等來年諸物課錢盡數蠲放使彼無聊之民蒙被德澤預知嗣歲青黄未接之際免有征催自然人情稍安不至失所臣惟今日重災地方百姓艱食已多流徙若不早加安慰彼戀土者亦將首鼠兩端逮春徂夏日月尚

遥豐凶之期豈能自定户有負逋各懐憂畏寧無相率而逃失業既衆羸弱者餓死溝壑强壮者聚為盜賊盜賊一起猝難討擒兵盜相拏邦國深禍汝愚所謂使彼預知免征催者惟聖明留意勅下該部行撫按官於重災地方再行詢究分别等第先後奏聞曠然垂恩以示諭之征催既寛逃亡必少所在田畝不至抛荒鄉農安心布種自救其饑萬一更罹薄災可以不仰官

司重為拯卹而將來公家租賦亦免失陷矣嘉靖二年十二月　日

乞隆聖孝疏

奏為乞隆聖孝以光治化事臣前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時正德十六年九月上旬得傳到邸報恭惟皇帝陛下差官奉迎聖母有朕既入繼雖未敢顧私親但母妃在藩府無人侍養之諭伏讀感涕仰知陛下大孝不忘所生思欲以天下養緣慈壽皇太后在上義

難兩隆故形於辭意宛曲如此真大聖之孝也即日上疏大畧以為聖母在途伊邇三宮自天來會日朝之禮又當審定等威問寢之宮尤合預分差序我國家列聖承傳家法嚴正高出前代宮闈制度非外臣所敢知而慎防左右毋容小隙檢斥讒慝勿造異端俾皇太后皇兄后聖祖母聖母各綏福祉永遂歡心又今日陛下大孝之所宜深體察者拳拳愚忠已獲通於黼座若推尊本生稱號之典臣實狂愚於此疏內曾極言之後蒙恩

命洊轉回京又有以承皇上孝治天下之道能使九重
內廷咸安厥止能使天下凡為人後者莫敢不重其宗
凡為私親者皆得均於其養豈勝為斯世慶不圖近來
主事桂萼重有意見開陳上誤天聽蓋宋人之所斥曰
邪說者而桂萼有甚焉禮部會官看詳覆奏今經再議
復越旬餘本月二十七日臣等百官朝退聞召內閣輔
臣賜問而出及午又聞傳召禮部官詰與御史馬明衡
對所奏事臣不識其果何故也召內閣若為推尊之典

則禮部會官屢矣公議已定議已詳矣輔臣辛接威顔言當無弗同者御史所奏事或云為前此禮部官曾奉旨意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命婦免朝賀則禮部已出告示應該朝賀命婦家各知會彼御史因告示上未見陛下奉皇太后懿旨字樣不敢不因事以效忠爾外間訩訩傳說陛下欲稱皇考於興獻帝欲稱皇太后於興國太后而又有臣子弗敢聞者欲盡如桂萼等邪説而行之如此則孝宗皇帝在天之神何以自安興獻帝

在天之神何以自安禮繼大宗尊無二上此豈武王周公如事生存之道邪今昭聖慈壽皇太后與國太后兩宮萬福方享陛下以天下養如此則昭聖慈壽皇太后何以自安與國太后亦何以自安而為陛下臣子稍知經義不為桂萼等邪說者方在朝廷在天下其何以自安邪人情無甚相遠前項命婦免朝賀事雖出慈壽懿旨而人情不安中不能以無疑此欲劾忠之臣所當亟為陛下告也臣向所奏在萬里外暨今二年叨與議末

重有感焉所謂慎防左右毋容小隙檢斥讒慝勿造異端數語今本無其實而拳拳之愚預憂過計尤望皇上深加體察始終一孝以治天下將禮部會議及臣等覆奏大禮早賜俞允施行用杜後來形迹之疑社稷幸甚天下幸甚緣係乞隆聖孝以光治化事理為此具本親齎謹具奏聞伏候勅旨嘉靖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何文簡疏議卷九